

## 越南的蛟龍故事類型及內涵探究

林珊妏\*

### 摘要

越南有許多與蛟龍有關的神話傳說與民俗信仰，例如越南漢文史書所記載的百粵文身風俗，即屬藉由讓蛟龍視作同類，以免遭蛟龍咬傷之禍；還有民俗神蹟書中的「玉成公主」乃蛟龍感孕而生，以及漢文志怪小說的蛟神報恩之說，都屬蛟龍類型故事。分析越南蛟龍故事所記載的故事情節、人物角色，不僅可查考其出自中國的文化淵源及構想來由，同時亦足以作為越南原生文化、在地民族之特質呈現，例如越南母道信仰的宗教特徵，以及斬蛟英雄的民族思想。研究民俗現象和民間文學的學者們，對此現象或有相同母題之論述，或有不同文化本源之總結，但透過蛟龍特定主題之分析，確實可以突顯中越之間的傳承脈絡以及文化特徵，不僅可以藉此了解越南文化的演進歷程，也足以側寫出中國文化的另一種面相。

關鍵詞：越南、漢喃文獻、蛟龍、故事類型、神話傳說

---

\* 德霖技術學院通識中心副教授。

# A Study on Vietnamese Jiaolong Story Types

Lin Shan-Wen  
Associate Professor, General Education Center,  
De Lin Institute Technology

## Abstract

Many methodological legends and folk beliefs in Vietnam are related to Jiaolong. For example, the Bai-yuei tattoo custom is to avoid being bitten by dragons through acting like dragons (with similar tattoos). Another example is the “Yu-cheng Princess” in customary miracles and a story about a dragon god which paid a debt of gratitude in Han-wen novels. Analysis of the plot and character shows that some stories were originated from Chinese origins and others were from Vietnamese culture and local people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religious features from Vietnamese goddess and people’s beliefs in dragon-killing heroes. Some researchers hold similar ideas while others make different suggestions toward the analyses. Through this study, it is hoped that the evolution of Vietnamese culture can be further identified and Chinese culture can also be demonstrated

**Keywords: Vietnam, Sino-Nom bibliographies, Jiaolong, Story type, Methodological legend**

# 越南的蛟龍故事類型及內涵探究

林珊奴

## 一、前言

中國典籍文獻中最出名的「蛟」，當屬南朝宋劉義慶《世說新語》所記載的「周處除三害」：

處即刺殺虎，又入水擊蛟，蛟或浮或沒，行數十里，處與之俱。經三日三夜，鄉里皆謂已死，更相慶，竟殺蛟而出。聞里人相慶，始知為人情所患，有自改意。<sup>1</sup>

此則殺蛟勇士事蹟中的蛟，在故事中的塑形，僅屬一種凶惡、危害人類社會的水中猛獸，尚未具備龍屬神物的形貌和特徵。另一則南朝梁吳均《續齊諧記》的屈原故事，不僅運用「蛟龍」名詞，也開始有了神物特質：

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羅而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竹筒貯米，投水祭之。漢建武串長沙歐回白曰忽見一人自稱三閭丈夫，謂曰：「君當見祭，甚善。但常所遺，苦為蛟龍所竊，可以楝樹葉塞其上，以五綵絲縛之。此二物蛟龍所憚也。回依其言，世人作粽并帶五色絲及楝葉皆汨羅之遺風也。」<sup>2</sup>

藉由竊食人們獻祭屈原竹筒米飯的行為，敘述著蛟龍乃水中異獸之實體生物面貌；而憚怕楝樹葉和五綵絲，甚至與屈原神靈爭食祭品的描繪，則讓蛟龍產生了靈異神物之抽象意涵。

檢閱中國歷代文獻資料，有相當多與蛟或蛟龍有關的記載。對於蛟龍的外貌描

<sup>1</sup> 劉宋·劉義慶，《世說新語》（《四部備要》子部，上海：中華書局，1936，據明刻本校刊），第 422 冊，卷下之上〈自新第十五〉，頁 5 左到頁 6 右。

<sup>2</sup> 唐·歐陽詢，《藝文類聚》（《文津閣四庫全書》子部·雜家類，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第 888 冊，卷四，頁 31-32（總頁 276-277）引《續齊諧記》。

述有：

似蛇四腳，細頸，頸有白嬰大者數圍，卵生子如一二斛瓮，能吞人。<sup>3</sup>

有鱗曰蛟龍，有翼曰應龍，有角曰鼉（巨彪）龍，無角曰多它（恥支）龍。<sup>4</sup>

龍蛇蛟螭，狙猥鼉蠹，皆能竟冬不食，不食之時，乃肥於食時也。……<sup>5</sup>

針對蛟龍現身水域的特徵說明則有：

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淵，蛟龍生焉。<sup>6</sup>

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sup>7</sup>

蛟，龍屬也，从虫交聲，池魚滿三千六百，蛟來爲之長，能率魚飛。置筍水中，即蛟去。<sup>8</sup>

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鼉鼉蛟龍魚鱉焉，貨財殖焉。<sup>9</sup>

蛟龍得水而神可立也。……蛟龍，水中之神者也。<sup>10</sup>

<sup>3</sup> 晉·郭璞傳，《山海經》（《四部備要》史部，上海：中華書局，1936，據郝氏遺書本校刊），第 285 冊，第五〈中山經〉，頁 33 左。「蛟」之介紹又見於頁 37 右：「又東南二十五里，曰藏山，視水出焉，東南流注于汝水，其中多人魚，多蛟，多頡。」，以及頁 38 右-左：「又東五十五里，曰宣山。淪水出焉，東南流注于視水，其中多蛟。其上有桑焉，大五十尺，其枝四衢，其葉大尺餘，赤理黃華青柎，名曰帝女之桑。」

<sup>4</sup> 魏·張揖，《廣雅》（《漢魏叢書》，台大圖書館藏清光緒甲午湖南藝文書局校刊本），卷十「釋魚」，頁 7 右。

<sup>5</sup> 《抱朴子》，（《四部備要》子部，上海：中華書局，1936，據平津館本校刊），第 420 冊，〈內三〉，頁 3 右：「龍蛇蛟螭，狙猥鼉蠹，皆能竟冬不食，不食之時，乃肥於食時也。」〈內七〉，頁 5 右：「夫見玉而指之曰石，非玉之不真也，待和氏而後識焉。見龍而命之曰蛇，非龍之不神也，須蔡墨而後辨焉。」

<sup>6</sup> 《荀子》（《四部備要》子部，上海：中華書局，1936，據嘉善謝氏本校刊），第 342 冊，卷一〈勸學〉：「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淵，蛟龍生焉。」頁 3 右。

<sup>7</sup> 《道藏本南華經》（《中國子學名著集成》珍本初編·道家子部，臺北：中國學名集著成編印基金會，1966），第 55 冊，〈秋水〉，頁 183；〈山木〉，頁 214；〈達生〉，頁 207。

<sup>8</sup> 東漢·許慎，《說文解字》（《四部備要》經部，上海：中華書局，1936，據經韻樓原刻本校刊），第 82 冊，第十三篇上，頁 37。段玉裁注爲：「各本作龍之屬也四字，今依韻會正龍者，蟲鱗之長蛟；其屬無角，則屬而別也。郭氏山海經傳曰：『似蛇四腳，細頸，頸有白嬰大者數圍，卵生子如一二斛瓮，能吞人。按蛟或作蛟，然蛟者魚名，其字不相代也。』」

<sup>9</sup> 《禮記》（《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81），卷五十三〈中庸〉，頁 897。

魚類豐多的深淵水澤處必有蛟，而蛟為水中生物的領袖，當人們進行漁捕活動時，容易在水域環境遇到蛟龍。因為蛟的龍屬特質，以及傳說中的水府成員身份，讓後世有了兩種不同類型的蛟龍故事：一與帝王感生神話有關，二屬危害鄉里百姓的江河妖孽傳說：

高祖，沛豐邑中陽裏人，姓劉氏，字季。父曰太公，母曰劉媪。其先劉媪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太公往視，則見蛟龍於其上。已而有身，遂產高祖。<sup>11</sup>

西晉末，有旌陽縣令許遜者，得道於豫章西山。江中有蛟蜃為患，旌陽沒水，劍斬之，後不知所在<sup>12</sup>。

史記將漢高祖的孕育與蛟龍進行連結，屬於中國崇龍信仰的現象之一，此為源自「感蛇而孕」的始祖感生神話<sup>13</sup>，因蛟名較蛇字更具威靈效果，縱使歷來文獻記載此類感生神話時，或有蛟龍或為蛇龍，但在神話帝王出身的需求下，將感蛇換成感蛟。但是對於蛟龍的尊崇似僅於此，如果以蛟龍肆虐地方的民間傳說進行解讀，則可發現兩者之間的明顯差異，一屬統治階級對於蛟之龍屬借用，藉以抬高自身地位，神化個人來歷；一屬人民階級面對自然界的猛獸災難時，試圖運用想像力以塑造異獸形象，藉以尋求合理的解決。如此看來蛟形象的塑造，反映出不同階級、迥異身份的人生需求。而蛟或蛟龍角色的塑形根源確在於蛇或蛇龍，只是蛇為自然世界之實體生物，蛟為想像世界之虛構神物，兩者因外形特徵、活動環境、為害情形而有糾葛不分的混同現象。

<sup>10</sup> 《管子》（《四部備要》子部，上海：中華書局，1936，據明吳郡趙氏本校刊），第346冊，第一卷，〈形勢〉第二，頁4左：「蛟龍得水而神可立也。」第二十卷，〈形勢解〉第64，頁2左：「蛟龍，水中之神者也。」

<sup>11</sup> 漢·司馬遷，《史記》（臺北：藝文印書館，2005）卷八〈高祖本紀〉，頁162：「高祖，沛豐邑中陽裏人，姓劉氏，字季。父曰太公，母曰劉媪。其先劉媪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太公往視，則見蛟龍於其上。已而有身，遂產高祖。」

<sup>12</sup> 唐·張鷟，《朝野僉載》（《中國文言小說百部經典》，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頁1788。

<sup>13</sup> 劉惠萍，《伏羲神話傳說與信仰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2005），頁40-48，「聖王神話傳說與人首蛇身形象的結合」單元中介紹多則伏羲人面蛇身的文獻資料，足以作為中國始祖感生神話與蛇之間的關係說明。

越南第一部史書為 1479 年越南國子監司業兼史官吳士連奉敕編修的《大越史記全書》<sup>14</sup>，書中記載越南的文身風俗為：貉龍君娶嫗姬生下百子，即為百粵之始，後兩人不合各帶五十子，分別歸回山北和南海。長子雄王繼任貉龍君君位時，因百姓深受江中蛟蛇為患所苦，乃下令人民「墨跡畫水怪於身」，即告示蛟蛇，我方為彼方同類，果絕蛟龍咬傷之害。因此越南史書中指出：「自是蛟龍見之，無咬傷之害，百粵文身之俗，蓋始此。」<sup>15</sup>雖然中國文獻也有相當多甌越民族「祝髮文身」的記載<sup>16</sup>，但皆不如此部越南的漢文史書如此明確地直指此俗與蛟龍有關。不過《大越史記全書》書中所謂的「蛟龍」，源自於《嶺南摭怪列傳·鴻厖氏傳》的「蛇龍」<sup>17</sup>，由此可見，蛇龍與蛟龍在人們心目中實為同一異獸神物，只是隨著崇龍神獸觀念的演進，漸以蛟龍代替蛇龍，面對推崇神話需求的時候即以蛟或蛟龍稱之，但若有回歸可信度和現實呈現之需求時，則以原初的蛇或蛇龍稱之。

源自於中國文化、深受中國漢文學影響下的越南，其漢喃文獻中對於蛟或蛟龍的記載頗為豐多。為何越南有這麼多與蛟龍有關的民俗信仰？越南的蛟龍故事為何如此令人感到熟悉？越南的蛟龍故事與中國的蛟龍故事有何關係？上述疑問即屬本文的研究緣起。檢索歸納越南的蛟龍故事類型，分析其民間故事類型的模式和意義，藉以解讀其歷史背景、文化淵源、地理因素，試圖呈現其漢文化傳承，以及突顯其越南當地特有的民族思想和風格，則為本文所運用的研究方法及論文著述目的，即使僅能掌握部分的越南漢喃文獻資料，但所得知的越南蛟龍資料，已能概括此類型

<sup>14</sup> 陳荆和，《大越史記全書》（《東洋學文獻ヤンター叢刊》第 42 輯，東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附屬東洋學文獻ヤンター刊行委員會，1986（昭和 61 年）3 月 10 日發行）。

<sup>15</sup> 同註 14，外紀，卷一，頁 97-98。

<sup>16</sup> 同註 11，卷四十三，〈趙世家〉，頁 718：「夫剪髮文身，錯臂左衽，甌越之民也。」明·曹學佺，《蜀中廣記》（《文津閣四庫全書》史部·地理類，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第 591 冊，卷三十四引《九州要記》：「雋之西有文夷人，身青而有文如龍鱗於臂脛之間。」後來聞一多〈端午考〉即認為文身風俗演變成衣襟文飾的五色綵、五色繪、長命縷或辟兵繪等，見《聞一多全集》（民國叢書第三編，上海：上海書店，1991）。

<sup>17</sup> 《嶺南摭怪列傳·鴻厖氏傳》，（《越南漢文小說叢刊》第二輯第一冊，神話傳說類，臺北：學生書局，1992），頁 31。《大越史記全書》據志怪小說內容以編寫史事，此點已有多位學者進行介紹，如王曉平於《亞洲漢文學》（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頁 282 指出「《鴻厖傳》與《柳毅傳》或許源出同一傳說，越南先民將神龍的觀念附會到祖先身上，以稱其靈異，《大越史記全書·外記》卷一完全沿用了《鴻厖傳》的記述，以作為民族歷史的開篇。」

故事之形貌主體，並顯豐富之文化內涵。

## 二、越南的蛟龍故事類型及內涵探究

檢閱目前可得觀之越南漢喃文獻，包括已出版的《越南漢文小說叢刊》及未出版的《北寧省考異》等民俗神蹟書籍，可歸納出越南蛟龍故事的四種類型：公主遭蛟龍吞食、蛟龍求親、蛟龍入夢、蛟龍報恩，以下介紹其故事內容，並探討其內涵意義。

### （一）公主遭蛟龍吞食故事——英雄除害意義

越南《北寧省考異》有多處記「妧呂公主」事蹟，其中以卷十「北寧省嘉林縣金山總黎舍社民俗事神」的內容敘述最為詳細。此則記載的目錄題名為「蛟龍食神隍肉事跡」，而內文標題則為「陳朝公主被蛟龍吞食事跡」<sup>18</sup>。觀察這兩處標題文字，可了解編撰者對於此事的敘述目的，因為「神隍」為越南對當地神明的稱呼，故此則內容的敘述重點，即為當地居民奉祀遭蛟龍吞食的陳朝妧呂公主之典故由來。故事概要如下：陳朝有一對雙胞胎公主<sup>19</sup>，長女為仙人瓊琳公主投胎，命名為「瓊」；次女為水宮呂童公子投胎，故命名為「呂」。妧呂公主直到二十歲時仍不肯嫁人，她向陳聖宗請求龍舟和士兵、婢侍女以周遊天下。當龍舟行至嘉林縣黎舍社義江停泊時，公主正在龍舟上沉思：

忽然見一神人，自廟中出下此義江，大作江中一蛟龍，及魚鱉重重萬派之波，水中鯤鯨鯨鯢，疊疊千河之浪，龍舟自沒，公主大命隨焉，只存家婢水手，沿江而上，搜尋公主，沒見形骸。公主下水之時，不圖被蛟龍所食。

<sup>18</sup> 《北寧省考異》，法國亞洲學會圖書館（Paris SA）馬伯樂書庫（HM），編號 Paris SA.HM.2167，第三冊，卷十，「陳朝公主被蛟龍吞食事跡」，頁 21-25。

<sup>19</sup> 書中在介紹陳朝公主時為：「當李昭皇時為內侍，乙酉受李禪位，而有天下是為太宗，在位三十三年，禪位太子晃即聖宗是妧呂公主之父也，太子晃即位，改元紹慶，……」，頁 22。

隨後陳帝捕殺蛟龍、填塞義江之後，將此義江之名改爲不義江。這是一則介紹北寧省嘉林縣黎舍社的不義江之地名典故，屬於地方志的風土介紹。對於珂呂公主和瓊琳公主的前身介紹，很明顯地引用了嫗姬與貉龍君的民族起源故事：一爲僊種、屬山蠻之類；一爲龍種、屬水族之類。如此似乎進一步說明了珂呂公主日後遭蛟龍吞食的原因，即爲珂呂公主來自水府，自然得回歸水底龍宮，也爲此故事內涵河神娶妻意義，提供了一個合理的背景解釋。

再從《北寧風土雜記》的「麗密廟」介紹：

世傳李朝公主出遊，為水族所傷，尋之弗獲，募能覓者重賞。伊社有一人素勇力，奮身入水，與水族爭鬪，奪得主屍上岸。賞以爵祿，固辭，只請貧，許民插居龍編，以資生理，其後生長日繁，立為坊寨，今羅城外三十寨（當為十三寨？），即其鄉也。沒後為伊社福神，係有入席大例，諸寨民各備旗傘禮儀，北渡就祠拜謁，以有功德於民，故有此禮報也。再考廟邊有井一口，遞年三月初三日，祈禱前一日，就井張網捕魚供祭。人傳這井不曾放魚，每臨祭期，常有魚飛來，舉網必得，今神廟有靈聲稔著井飛魚之句<sup>20</sup>。

此段記載將《北寧省考異》的陳朝公主換成了李朝公主。這是因爲李朝傳至惠宗，因無子嗣僅能傳位予昭聖公主，而昭聖公主後來將王位讓予丈夫陳暎，即爲陳朝太宗皇帝，因此在稱李朝和陳朝史事時，越南文本有時呈現混用的狀況。查閱《大越史記全書》，雖然李仁宗朝有欽聖公主和延平公主<sup>21</sup>，李英宗時有韶容公主<sup>22</sup>，陳聖宗亦有瑞寶公主和韶陽公主<sup>23</sup>，但因史書記載太過簡略，無法據史查索出珂呂公主的真實身份。《北寧省考異》爲金山總黎舍社之神隍事蹟；《北寧風土雜記》的「麗密廟」爲嘉瑞總麗密社的神隍事蹟，兩則故事內容相同，出自同一傳說源頭，只是兩社奉祀的神隍對象不同，黎舍社爲陳朝公主神隍，麗密社爲尋獲公主屍體的勇士神隍，雖然《北寧風土雜記》書中對於此位殺蛟覓屍勇士的人名或神名未見記存，

<sup>20</sup> 《北寧風土雜記》（法國亞洲學會圖書館，Paris EFEO MF I.16, A.425），第一條神祠佛寺之「麗密廟」，頁3。

<sup>21</sup> 同註14，本紀，卷三，頁250和267，李仁宗天符慶壽元年（1127）以延平公主嫁楊嗣明。

<sup>22</sup> 同註14，本紀，卷三，頁288，甲子五年（1144）春二月，李英宗亦以韶容公主嫁楊嗣明。

<sup>23</sup> 同註14，本紀，卷五，頁351。

但可從《北寧省考異》卷二的「北寧省嘉林縣嘉瑞總麗密社神跡民俗」見到其神名：

卻說伊社奉事一位神隍名曰威靈大王，勇力絕倫，雄才廣志，拯濟李聖宗之公主。辰公主渡西湖，乘涼玩景，不幸被蛟龍食，帝即命庭廷臣與才人往救。

因為公主屍被「威靈大王」從蛟龍腹中找到，故「威靈大王」受聖宗立生祠於昇龍城，隸屬十三寨。祠前有一井為明水堂，每年的三月二十三日為「正神諱日」。而公主因感謝威靈大王之功，每年的三月十五到二十日會驅趕西湖之魚到祠前之井，但鄉人不敢提取井中之魚，必須等到三月二十三日行「攻魚祭神於井」儀式之後，才敢捉捕此井之魚<sup>24</sup>。此段文字以介紹民俗活動為主，說明當地三月時節的祭神祀井習俗之原委。當地居民解釋井中來魚，屬於李聖宗公主感謝威靈大王覓獲已屍的表現，而井、蛟龍、魚三項結合下的民俗活動淵源，一如東漢許慎《說文解字》中對蛟字的解釋「蛟，龍屬也，从虫交聲，池魚滿三千六百，蛟來為之長，能率魚飛。置笱水中，即蛟去。」<sup>25</sup>文中說明蛟龍為魚類領袖，所以魚群眾多的池水必有蛟龍存在，不過一旦人類開始捕捉池中之魚，蛟就會離開此池水。許慎此段解說內容，充滿著對蛟龍神話色彩之想像，既可率魚而飛昇，又會因為人們的俗凡污染而離開此水域，終止此池水的神聖意涵。反觀越南或從斬蛟英雄角度、或為受難公主立場，對於蛟龍都是負面的妖異形象，縱使偶有「忽然見一神人，自廟中出下此義江，大作江中一蛟龍」之語，但僅屬浮光掠影式的淡淡一筆，對於蛟龍的神人身份描述極為平淡，仍以水中猛獸的形象塑造為主。因此越南借用中國典籍的記載痕跡雖清晰可見，卻又明顯地已轉化成反映當地民俗信仰，以及符合在地文化需求的傳說故事。

今日越南的民間傳說中，有一則與公主遭蛟龍吞食十分相似的故事：

大安村是升龍城「十三寨」之一，位于生龍城西邊。因種植南藥的藥材而著名。與其他寨相比，大安村仍然保留著傳統所留傳下來的職業：種植並採南藥。

「十三寨」的由來

<sup>24</sup> 《北寧省考異》，第一冊，卷二，「神跡」「攻魚祭神」，頁 63-64，此處攻魚祭祀的日期與《北寧風土雜記》不同，或為不同時期對於民俗祀典的記載不同。

<sup>25</sup> 同註 8，第 82 冊，第十三篇上，頁 37。

相傳，李仁宗時代（1066-1128），皇帝的玉花公主正在天德江遊玩，不幸遊船突然沉下，而且公主還被水怪搶走。這時，有一位叫作黃庭中的武士出面跟水怪搏鬥，取回公主的屍體。皇帝感激不盡，心想重重地賞給姓黃的武士。不料，這位武士什麼也不要，只求皇帝讓他帶著村裏面貧窮的村民到皇城西邊開墾、安家立業。皇帝同意了，從此，黃武士和他的村民開始建立著名遐邇的「龍城十三寨」。後來，這十三寨成爲升龍城的主要農業供應處之一。<sup>26</sup>

這是河內省河內市巴亭郡玉荷坊大安村所傳誦的玉花公主事蹟，一說爲玉荷公主，但從村中所見神明牌位的全名爲「敕封本境城隍靈扶翊保中興金蓉玉娘公主」，亭廟後有她的墳塚，墓碑題名也爲：「玉花公主塋墓」<sup>27</sup>，可知當稱作玉花公主。此位玉花公主與《北寧省嘉平縣各社神蹟·東堯總朗吟社安峰門隘二村神蹟》所載婚配傘圓山聖的玉花公主同名：

濬王生下二十男皇子皆步步帝鄉，惟存二女公主，第一曰仙蓉，嫁楮童子；存第二曰玉花公主，蟾宮方鎖至葢還封；……<sup>28</sup>

但在《北寧省嘉平縣各社神蹟·錦舍社神蹟》以及《嶺南摭怪列傳》《天南雲籙》所敘及的傘圓山聖婚配公主名稱，並非玉花公主而爲「媚娘公主」，亦即在越南雄王傳說中引發山精水精爭婚的公主名字<sup>29</sup>，山精爭贏媚娘公主後迎回傘圓山居住，

<sup>26</sup> 上述引文爲成大中文系的越南留學生阮黃燕所查越文資料之中文翻譯，已徵求譯者的同意以引用。另外越南漢喃院阮翠鸞教授亦對玉荷公主有段介紹：玉荷公主是一位十一世紀李朝時代的愛國人物，她的事蹟在 1572 年時被記載下來，傳說她九歲即去世，大安村是她的出生地，3 月 14 日是玉荷公主的生日誕辰，12 月 15 日則是公主去世的忌日。越南北部共有兩地有玉荷公主的傳說，一爲大安村，另一處則爲南定省南執縣南疆社，南疆社一年一次的廟會市集，集上的物品販賣有著好運販售的意義，因此顧客不得議價，必須全盤接受。兩位越南人士的介紹大致相同，足資參考。

<sup>27</sup> 大安村爲河內市專門從事南藥採集和買賣的村落。大安村的南藥歷史可追溯到 11 世紀的李朝時代，1954 年更被政府指定爲南藥栽培的專業村。河內省各個販賣南藥之市場，都有大安村人的足跡。筆者於 2008 年 4 月 1 日跟隨成大中文系陳益源老師和成大護理系黃美智老師帶領的師生越南參訪團，前往大安村考查。

<sup>28</sup> 《北寧省嘉平縣各社神蹟·東堯總朗吟社安峰門隘二村神蹟》，越南社會科學院之漢喃研究院圖書館藏書，編號 AFa7/11，頁 3。

<sup>29</sup> 同註 14，外紀，卷一，頁 98。

就是後世所謂的傘圓山聖<sup>30</sup>。因此越南民間傳說對於人物角色、情節單元交錯摻雜的混用情形，可反映在玉花公主的傳說故事中。

大安村的此段介紹，其故事主角當為黃庭中武士，內容要點也應為河內省十三寨的典故介紹。蛟龍在此處僅被稱之為水怪，而皇帝之名也由李聖宗或陳聖宗，成了李仁宗。除此之外，有兩點故事結構大致相同：一為年輕公主不願太早成婚，於是展開遊歷天下時的旅程；這點明顯取材自越南著名的「褚童子」故事：雄王三世時仙容媚娘公主與褚童子的相識契機：公主「不願嫁夫，好遊山水，巡行天下。」<sup>31</sup>此則故事亦稱之為「一夜澤傳」<sup>32</sup>。二為公主遭江中蛟龍吞噬，幸得勇士殺蛟龍以取回遺體，這部分當屬北寧省的「威靈大王」神蹟，只是到了大安村則有了明確的人物名字，由此可知越南神蹟故事對於歷史典故和著名志怪傳奇的引用情形。

## （二）蛟龍求親故事——河神娶妻意義

從上述公主遭蛟龍吞食故事，可感受到當世水中猛獸危害地方百姓的嚴重情形，因為連貴為公主身份的女子行舟時，亦深受其害，不能幸免於難，可知當時人們心中對水域異獸的恐懼心態。另外《北寧省考異》相當有意思的蛟龍形象之進化：化身為神人，出現在江邊亭廟，然後躍下江中，變回蛟龍，掀起驚濤巨浪，翻覆了公主的龍舟，隨後所提到的「公主大命隨焉，只存家婢水手，沿江而上」，雖然文中緊接著說到公主遭蛟龍吞食，標題也以此定調，但神人出現和公主消逝的手法即屬河神娶妻之民間傳聞。檢閱越南其它的漢文小說，果有十分雷同的故事情節，即《傳奇新譜》的「海口靈祠錄」內容：越南陳朝睿宗南征時，遇到自稱「南滇都督」的妖蛟阻止大軍前行，藉以威索後宮佳麗。正當睿宗不知如何是好、左右為難之際，

<sup>30</sup> 由此可觀察到越南文獻資料中的傘圓山聖應有兩種情形，一為雄王時代的山精水精爭媚娘公主故事，一為後世附會增加的阮松兄弟三人故事。後出的傘圓山聖故事，如《北寧省嘉平縣各社神跡·東[?]總朗吟社安峰門隘二村神跡》，越南社會科學院之漢喃研究院圖書館藏書，編號 AFa7/11。甚至將媚娘公主的名字改成玉花公主，並省略山精水精相爭情節，另有一番故事面貌。

<sup>31</sup> 《嶺南摭怪外傳·褚童子傳》（《越南漢文小說叢刊》第二輯第一冊，神話傳說類，臺北：學生書局，1992），頁 149-152。

<sup>32</sup> 《嶺南摭怪列傳·一夜澤傳》，（《越南漢文小說叢刊》第二輯第一冊，神話傳說類，臺北：學生書局，1992），頁 41-44。

幸好阮姬碧珠自願投水以獻身蛟龍，這才讓妖蛟退去，睿宗得以繼續南征之行。等到聖宗洪德年間，南征占城時又行經此地，夜夢阮姬哭訴自己「飄落於妖蛟之手」「委身水國」之苦，請求聖宗幫她「重占天日」、「永脫沉淪」。於是聖宗修書射向海中，得「鯨校尉」將御書呈交「廣利王」，才知此事乃「海口蛟都督」肆意妄為的一己惡行。於是「鯤丞相」「鯉翰林」「龍閣臣」「龍督郵」等水族諸臣修書向聖宗致意說明內情，再由「鰐總兵」「鼈從事」出兵圍剿「蛟神」，這才讓阮姬屍體以「艷麗宛然、不改生時玉色」方式浮出水面。後來聖宗以皇后禮儀安葬阮姬，遂有「海口靈祠」之祀<sup>33</sup>。

此則記載正可作為姮呂公主傳說之集成或延續，不僅假「於史有據」的背景書寫以強化故事之真實可信度，並且讓僅具模糊概念的「公主覆舟乃江神娶妻」之原由，更顯明確和直接：因為蛟龍強索後宮佳麗，迫使君王以活人獻祭江神蛟龍。所以當地的「海口靈祠」即為祭祀當年自願犧牲獻身的阮姬碧珠，而「海口靈祠」故事中的蛟龍形象，已將自然水域之猛獸屬性和神靈世界之妖物特質兩相結合，甚至具備水底王國的官位職銜，並兼具人類世界的男子情欲，成為完整立體的小說人物之角色塑造。再者此則故事中的蛟龍形象為「鬚牙獠亂，面貌猙獰，頭戴絳幘流星，身穿細鱗大錦，曲行而濶步，俛首而傾身，……」<sup>34</sup>一如清東軒主人《述異記》所描述的洞庭湖水神柳毅：「赤面、獠牙、朱髮、寧如夜叉。」<sup>35</sup>因此蛟龍的水神身份，再加上越南以唐《柳毅傳》故事中的洞庭龍女與涇陽王關係，運用成越南的民族起源神話傳說：「鴻雁傳說」<sup>36</sup>，足見「海口靈祠」蛟龍之塑形來源和故事構想。

河神阻止舟行以求親的故事情節，亦可見於中國《搜神記》卷四的〈張璞〉內容：張璞為吳郡太守時，因為婢女戲言廬山祠室中的神像與璞女相配，竟使廬山君託夢璞妻，替兒子求聘於璞女。璞妻心生畏懼欲飛舟遠離廬山時，發生舟止不能前行的怪異情形，眾人要求璞女獻祭河神以求舟行順遂。張璞雖同意犧牲女兒，但因

<sup>33</sup> 《傳奇新譜·海口靈祠錄》，（《越南漢文小說叢刊》第一輯第二冊，傳奇類，臺北：學生書局，1987），頁 15-23。

<sup>34</sup> 同註 33，頁 17。

<sup>35</sup> 清·東軒主人《述異記》（《說庫》，上海：文明書局，1925）第 54 冊，頁十一左，「洞庭神君」。

<sup>36</sup> 同註 14，卷一，〈外紀〉，頁 97-100。

不忍心親見女兒投江場面而避開，結果璞妻竟私下以璞亡兄孤女替代獻祭。張璞得知此事，大怒之下再以己女投入江中。後來兩女全被送返江岸，由盧君主簿傳達盧君意旨：「知鬼神非配，又敬君之義，故悉還二女。」<sup>37</sup>故事描述的地點為廬山，又以盧君稱呼此神，但盧君致使舟行不前的求親方式，和投女入江以獻祭河神，皆與歷來河神娶妻的模式相同，甚至二女歸來提到水底的所見所聞「但見好屋、吏卒，不覺在水中也。」都讓盧君具備居住水底龍宮的河神屬性。所以「海口靈祠」之蛟龍阻舟行情節，亦可自中國文獻中查索出相似內容。

越南最崇信的宗教當屬母道信仰，羅長山據越南媒體和民俗研究學者的結果，認為母神為越南百姓最時興信仰的神<sup>38</sup>，陳益源亦在柳杏公主研究專論中提到此觀點<sup>39</sup>，吳德盛更以〈母道信仰文學〉說明此信仰所形成的社會歷史和藝術意義<sup>40</sup>。珂呂公主、玉花公主和阮姬碧珠去世後都成了守護一方的母神，即越南母道信仰之一員，故藉由蛟龍吞食公主和求親故事，可以觀察到越南母道信仰的形成原因之一。

### （三）蛟龍入夢故事——感生神話意義

《北寧省嘉平縣各社神蹟·錦舍社神蹟》記載著當地居民所信仰的傘圓山聖之成神經歷，以及其他相關神隍之事蹟，例如傘圓山聖阮松的堂弟為阮崇，他在帶兵行經北江道順安府嘉定縣時，曾停駕於留兵縣休息，夢見洞庭帝女前來告知自己已下凡至黎家，希望成為崇公之妻。崇公夢醒後經過一番打聽，果有黎氏女的母親為海陽郡長之第六妃子，當她沐浴於德江時，有一隻蛟龍纏繞身上，因而成孕生下的黎女即為成娘，為錦貝庄之人。於是崇公娶成娘為妻，當崇公討伐烏州賊之後，兩人即受封為「第三傘圓山聖」和「玉成公主」。此阮崇即為民間奉祀的「貴明大王」。<sup>41</sup>此則故事所稱說的洞庭君女，即為中國唐傳奇《柳毅傳》故事中的洞庭龍女，所

<sup>37</sup> 《搜神記》卷四「張璞」（臺北：木鐸出版社，1985），頁 49。

<sup>38</sup> 羅長山，《越南傳統文化與民間文學》（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4），頁 22。

<sup>39</sup> 陳益源，〈越南女神柳杏公主漢喃文獻考察〉，《成大中文學報》第 15 期（2006.12），頁 199-220。

<sup>40</sup> 吳德盛，〈母道信仰文學〉，收入王三慶、陳益源主編，《2007 東亞漢文學與民俗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樂學書局，2007），頁 497-504。

<sup>41</sup> 《北寧省嘉平縣各社神蹟·錦舍社神蹟》（越南社會科學院之漢喃研究院圖書館藏書，AE.a7/10）。

以從越南鴻厯紀的民族起源故事，延續到濬王時期的民族英雄故事，都存在著中國洞庭龍女的影響。玉成公主為蛟龍感生孕育而成的故事，即屬漢高祖劉邦的帝王感生神話<sup>42</sup>，試圖神化成娘的出身來歷，以婚配崇公、提高奉祀神明的身份。

越南有一個廣為流傳的龍木故事：兩位漁夫捕魚時，遇見一根三尺長、色如鳥卵的「木頭」（或異物），漁夫們幾度丟棄此根木頭，但此木不僅棄而復現，且緊附舟身地一路隨行。後來漁夫夢見此木卵的母親告知事情原委，原來她乃「東海龍王妃」，因為誤與炎龍交，故生下此木卵之子。她擔心東海龍王得知此事，故將此木卵託付漁夫。等到漁夫歸家靠岸，此木竟又會突然躍上陸地，於是漁夫將此木刻成神像，為之立祠，號為「龍君」。此則龍木故事在《嶺南摭怪列傳》<sup>43</sup>《天南雲籙》<sup>44</sup>二書記載時，皆將標題定為「神珠龍王傳」，而《粵甸幽靈集錄》<sup>45</sup>則以「利濟通靈王」稱之，並在文中指出「神珠龍王」在重興元年時被敕封為「利濟龍王」，故有「利濟通靈王」之名。再者《嶺南摭怪外傳》的「布拜神傳」<sup>46</sup>和《新訂較評越甸幽靈集》<sup>47</sup>的「布拜龍君」也都屬於此則龍木崇祀之信仰記載，其中布拜指的是洪州橋嶠「布拜鄉」之地名<sup>48</sup>。「炎龍」有「炎帝」之意指，而越南認為炎帝是他們的祖先，認為「鴻厯紀」時代的「涇陽王」為「祿續，神農氏之後也」，即炎

AE.a7/11)，頁 1-21。

<sup>42</sup> 同註 11，卷八，〈高祖本紀〉，頁 162：「高祖，沛豐邑中陽裏人，姓劉氏，字季。父曰太公，母曰劉媪。其先劉媪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太公往視，則見蛟龍於其上。已而有身，遂產高祖。」

<sup>43</sup> 《嶺南摭怪列傳·神珠龍王傳》（《越南漢文小說叢刊》第二輯第一冊，神話傳說類，臺北：學生書局，1992），頁 130。

<sup>44</sup> 《天南雲籙·神珠傳》（《越南漢文小說叢刊》第二輯第一冊，神話傳說類，臺北：學生書局，1992），頁 239。

<sup>45</sup> 《粵甸幽靈集錄·利濟通靈王》（《越南漢文小說叢刊》第二輯第二冊，臺北：學生書局，1992.11 初版），頁 38。

<sup>46</sup> 《嶺南摭怪外傳·布拜神傳》：「乃令人以墨刺身為水怪之狀，自是蛇龍無咬傷之患。」（陳慶浩、鄭阿財等編，《越南漢文小說叢刊》第二輯第一冊，神話傳說類，臺北：學生書局，1992），頁 181-182。

<sup>47</sup> 《新訂較評越甸幽靈集·布拜龍君》（《越南漢文小說叢刊》第二輯第二冊，臺北：學生書局，1992），頁 119-121。

<sup>48</sup> 見《天南雲籙·神珠傳》（《越南漢文小說叢刊》第二輯第一冊，神話傳說類，臺北：學生書局，1992），頁 239 所記載的內容得知，此段文字清楚描述出神珠龍王信仰的始末。

帝神農氏的後世子孫，被封為「涇陽王，治南方，號赤鬼國。」<sup>49</sup>所以這則後世的龍木故事，明顯地為炎帝傳說之附會民俗說，用以解釋居民祭祀龍木風俗的典故由來。從「東海龍王妃」、「誤與炎龍交」、生下木卵等民間故事中的「龍母故事類型」元素，可查考出《後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一則與越南龍木故事極為相近的記載：

哀牢夷者，其先有婦人名沙壹，居于牢山。嘗捕魚水中，觸沉木若有感，因懷妊，十月，產子男十人。後沉木化為龍，出水上。沙壹忽聞龍語曰：「若為我生子，今悉何在？」九子見龍驚走，獨小子不能去，背龍而坐，龍因舐之。其母鳥語，謂背為九，謂坐為隆，因名子曰九隆。及後長大，諸兄以九隆能為父所舐而黠，遂共推以為王。後牢山下有一夫一婦，復生十女子，九隆兄弟皆娶以為妻，後漸相滋長。種人皆刻畫其身，象龍文，衣著尾。九隆死，世世相繼。乃分置小王，往往邑居，散在谿谷。絕域荒外，山川阻深，生人以來，未嘗交通中國。<sup>50</sup>

沉木化身為龍貌以現形，展示出龍孕之感生神話意義；沙壹觸沉木而生下十子，共推幼子九隆為王，與另外十女婚配，後世「畫其身，象龍文」習俗，這些內容都與越南的「鴻厯紀」歷史十分相似。而《搜神後記·蛟子》故事亦有相類似的感生色彩：

長沙有人，忘其姓名，家住江邊。有女子者，渚次澣衣，覺身中有異，後不以為患，遂妊身。生三物，皆如鱖魚。女以己所生，甚憐異之。乃著澡盤水中養之。經三月，此物遂大，乃是蛟子。各有字，大者為「當洪」，次者為「破阻」，小者為「撲岸」。天暴雨水，三蛟一時俱去，遂失所在。後天欲雨，此物輒來。女亦知其當來，便出望之。蛟子亦舉頭望母，良久方去。經年後，女亡，三蛟子一時俱至墓所哭之，經日乃去。聞其哭聲，狀如狗嗥。

<sup>51</sup>

<sup>49</sup> 同註 14。

<sup>50</sup> 劉宋·范曄，《後漢書》（《四部備要》史部，上海：中華書局，1936），第 123 冊，卷 116〈南蠻西南夷列傳〉，頁 14。

<sup>51</sup> 晉·陶潛，《搜神後記》（臺北：木鐸出版社，1985），卷 10，〈蛟子〉，頁 65。

此處的蛟子形似魚類，哭聲以狗，遇雨則現，已經蛟塑造成不同於世俗中的龍形象，但與魚、雨有關的蛟龍特徵倒頗相似。龍木故事自始至終皆未出現「蛟龍」之詞，或許僅能稱作龍之感生神話故事，但此種另類觀察，正足以說明越南並未將蛟龍視作可供奉的神明對象，所以雖然此龍木之出身背景和相關訊息，看來似與蛟龍頗為息息相關，但傳說當地神隍身份時必無蛟龍之稱。

#### （四）蛟龍報恩故事——救助蛟龍得報償意義

越南漢文小說《桑滄偶錄》「用江」有一則東烈蛟龍故事：南塘縣的東烈潭與用江相隔甚遠，兩者水路並不相通，在用江上行舟無法到達東烈潭。而東烈潭「世傳有短爪蛟，靈顯稔著」，因此東烈潭的水神形象即為蛟龍。曾有一位鹽商遇到三五位「東烈蛟神役」，請求附舟至同倫深淵，因為他們必須帶信到同倫，此時東烈蛟神正在同倫遠征傘圓山聖。一行人抵達同倫時，神役們「扣舟而喚之，水底應聲接書」，後來鹽商獲得二十金謝禮，而且日後往來江河，終身平安無災<sup>52</sup>。這段蛟神故事，既見柳毅傳的傳書情節，又具越南傘圓山聖與水精相爭的故事內容，為中越蛟龍故事之融合樣貌。而故事中的東烈蛟神之管轄區域，除了出身的東烈潭水域之外，尚具其他水域之影響能耐，似也代表著越南人認為江神河神具有互通訊息的關連性。

《桑滄偶錄》記載著一則蛟龍報師恩的故事：「朱文貞公」於龔黃授業時，收了兩位水神門生。當地發生旱災時，朱文貞公要求二蛟龍違逆上帝旨意擅自行雨，結果二蛟龍雙雙遭到斬首，後來朱文貞收瘞二龍屍體，並稱此塚為「蛟墳」<sup>53</sup>。當然這則故事重點為塑造朱文貞公的堅毅不凡形象，不僅能慧眼視破蛟龍真實身份，又為民請命、力勸蛟龍犧牲小我以行降雨之舉。唯二蛟龍的勤學好問、善良心腸、遵從師意，皆為越南重儒精神下的小說人物之塑造。另外一則未聽從上帝降雨命令而遭處斬的行雨神龍，雖屬龜龍故事，但亦有因服從老師命令逕行降雨，因違逆上

<sup>52</sup> 《桑滄偶錄·用江》（《越南漢文小說叢刊》第一輯第七冊，筆記小說類，臺灣學生書局，1987），頁 184-185。

<sup>53</sup> 同註 52，頁 189-190。

帝禁雨之令而終遭斬首的情節內容：《嶺南摭怪外傳·鱗潭神傳》有龜神化身人形以從師就學，大旱時因其師要求龜神行雨，日後遭到上帝以違反天命而斬殺浮屍潭中，故此潭被命名為「龍潭」，即「青潭縣鱗潭」。雖然越南這兩則順從師意、違反天命的降雨神龍故事，一為蛟龍身份，且屬為歷史人物塑造神異背景的故事主旨；一為龜龍身份，屬於龍潭地名之解說意義，但皆可觀察出越南取材自中國魏徵夢斬涇河龍王之故事淵源，其故事背後的尊師重儒精神亦屬相同，故從這兩則降雨神龍故事，可以看到越南文人在思想上的漢化深度。

另外越南著名的「越井傳」，雖屬巨蛇報恩的情節，但對此蛇龍形象之描繪，與中國文獻中曾出現有過的蛟龍描述頗為神似，故本單元仍略作介紹與評述。越南漢文小說《嶺南摭怪列傳》的「越井傳」記載著：

有一白蛇身長百丈，黃角赤口，赤鬣白鱗，領下有肉瘻，額上有金字曰：『玉京子蛇』，出食石乳，見乳盃空盡，舉首視偉欲吞之。<sup>54</sup>

而郭璞注解《山海經》書中的「蛟」字時，以「似蛇而四腳，頭細頸，有白瘻，大者十數圍，卵如一二甕，能吞人」<sup>55</sup>加以說明，兩者之間的關連一目瞭然。而越南「越井傳」出自中國宋·李昉《太平廣記》的「崔煒」<sup>56</sup>，文中稱呼此條白蛇為「龍王」，故本文於蛟龍報恩單元中介紹「越井傳」故事應屬恰當<sup>57</sup>。越南「越井傳」

<sup>54</sup> 《嶺南摭怪列傳·越井傳》（《越南漢文小說叢刊》第二輯第一冊，神話傳說類，臺灣學生書局，1992），卷二，頁 58-63。還可見於《天南雲籙》（《越南漢文小說叢刊》第二輯第一冊，神話傳說類，臺灣學生書局，1992），頁 215-217，以及《北寧風土雜記》（法國亞洲學會圖書館，Paris EFEO MF I.16，A.425）第三條地勢奇名之「越井」，頁 71-72。

<sup>55</sup> 晉·郭璞傳，《山海經》（《四部備要》史部，上海：中華書局，1936，據郝氏遺書本校刊），第 285 冊，第五〈中山經〉，頁 33 左。

<sup>56</sup> 宋·李昉《太平廣記》（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7），卷三十四，頁 216-220 的「崔煒」。

<sup>57</sup> 前人對此故事已有相當多的研究，如陳慶浩在〈越南傳說《越井傳》和唐人小說《崔煒》的比較研究及其引發之相關問題〉（《中國神話與傳說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漢學研究中心叢刊論著類第 5 種，1996，頁 399-411）。文中認為《崔煒》故事較接近原始傳說的原貌，《越井傳》則呈現尚未完全越化的跡象，而兩者關係還可從陳慶浩在《越南漢文小說叢刊》第二輯（臺北：學生書局，1992）前言中提到越井傳與崔煒有相當多相同的情節，可以看做同一故事的不同記載，可知其對故事傳說的宏觀見解。另外王劍〈傳奇之作——讀裴鏞《傳奇·崔煒》〉（《山西教育學院學報》，2001 年第 4 期，頁 20-21），湯克勤〈《崔煒》最早有關客家先民的小說〉（《嘉應學院學報》，第 23 卷第 2 期（2005.4），頁 65-67）；黃瑩〈中越古代小說《越井傳》與《崔煒》比較〉（《東南亞縱橫》，2008 年第 4 期，頁

的故事內容為：崔亮在武寧州鄒山為殷王修廟立祀，後來殷王派麻姑以一束可以治療肉癭疾的艾草，當作回禮送給崔偉（崔亮之子）。崔偉以此艾草醫治任囂的肉癭疾，卻遭到任囂兒子忘恩負義的追殺。崔偉在逃亡過程中因夜行誤墜井中，與罹患肉癭疾的井中巨蛇相遇，崔偉以艾草治癒巨蛇，獲得巨蛇感恩地護送出井，接著又在殷城受到殷王的酒食招待，並受到麻姑的明珠相贈，結局為崔偉與麻姑一起仙化逝去。越井傳故事與《北寧省嘉平縣各社神蹟·錦舍社神蹟》之傘圓山聖故事<sup>58</sup>的部分情節單元相當雷同，只是將傘圓山聖中的死黑蛇換成越井傳中的生病白蛇，只是此條白蛇並未自言為龍子，也沒有贈送崔偉珠寶，但據足資佐證之其它相關文獻，以及越南不同版本的越井傳故事，其「救治蛟龍得報償」之民間故事類型仍相當明確。劉守華指出印度的龍為「居於水中呈蛇形的一種神奇動物。」直譯為「那伽」，即所謂的蛇龍，故《經律異相》所記載的龍女故事，即因以蛇形態於澤畔活動，才會遭人捕獲、穿鼻牽行著。等到龍女入池中，即變身為人形，且能開口言語。而印度的龍女報恩故事，成了中國民間故事中的「感恩的龍子和龍女」類型<sup>59</sup>，蛟龍報恩當屬此類型故事的演變之一。

### 三、結語

對於蛟龍的原型推想，前人已有鱷魚、揚子江鱷、蛇、巨蟒、鯊魚、大白鱔等多種水中猛獸之說，最廣被提說的自然界生物當屬蛇類，因此蛟和蛇在歷代典籍文獻或是各地民間傳說中的混用情形最為常見。縱使兩者形象融合難分，仍可藉由本文探究越南漢喃文獻的蛟龍記載，得知其間的承傳關係以及地理背景因素。

女媧、共工、相柳等「人首蛇身」的神話人物，以及《山海經·海外北經》將

---

74-77)等文也對兩者關係提出不同角度的見解和分析。縱使已有多篇前人研究成果，越南《越井傳》與中國《崔煒》之間仍有一些尚待說明釐清的宗教信仰、民俗文化、歷史背景等小說撰述問題，因為本文內容要點為故事中的蛟龍角色探討，故對此不再詳加論述，留待日後專文研究。

<sup>58</sup> 同註 41，頁 1-21。

<sup>59</sup> 劉守華，〈中印龍女報恩故事之比較〉（《中國比較文學》，1999 年第 3 期），頁 121。

人面蛇身之神稱為「燭龍」<sup>60</sup>，都是蛇與龍合稱的神話源淵。向柏松說「古人常把蛇當作龍的同類，認為它們同生於水中。」<sup>61</sup>王孝廉則說「龍蛇經常是水神或水害的象徵，許多英雄的傳說，即是通過征服蛇的內容來隱喻人類對水害的克服而得的勝利。」<sup>62</sup>劉惠萍在論述伏羲人面蛇身之神話意義時，亦有相同看法：「中國的蛇意象在較早的時候，正代表著先民們對於惡劣自然條件的一種認知。其後，隨著治水成功，蛇意象在消去了原始恐怖力量意涵的同時，一方面逐漸轉變為龍，另一方面又成為神力的象徵。」<sup>63</sup>只是蛇雖然轉向為龍之意象，也發展成帝王神力來源之象徵意涵，但民間大眾為解決地方上的水患或水害，必須進行去除斬殺禍害來源的想像動作時，蛇龍或蛟龍自然轉為邪惡代表，而越南公主遭蛟龍吞食故事，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所產生。

至於造成蛇龍和蛟龍的水神地位逐漸下降之原因，除了上述的殺斬傳說之必然演變，還有早期以蛇龍為主的水神信仰時代，到了佛教傳入時期，水神形象漸被所謂的「龍王」取代<sup>64</sup>，蛇龍乃水神之說較少見聞，蛟龍水神形象亦隨之消褪。在越南蛟龍求親故事單元中，蛟龍求娶公主的河神形象已經極其隱約，具體故事也僅有阮姬碧珠獻祭河神事件，足見越南承受中國文化之同時，亦深受印度佛教思想影響。

蛟龍地位低落的情形，還可以反映在越南漢文小說中，如《嶺南摭怪列傳·傘圓山傳》：「傘圓大王為貉龍君甌姬所生下的歸海五十子之一。傘圓山王與水精爭娶雄王之女媚娘，因傘圓山王先備聘禮到達，因此雄王將媚娘嫁給傘圓山王，水精不服氣率水族攻擊傘圓山王，「王乃以鐵網橫截慈廉縣以遏之。」再加上山下人民的助陣，使得「中死盡成蛟龍魚鼈之屍，流塞江河。」<sup>65</sup>所謂的傘圓山山王為山精

<sup>60</sup> 同註3：「西北海之外，赤水之北，有章尾山，有神，人面蛇身而赤，直目正乘，乃晦其視乃明，不食不寢，不息風雨是謁，是燭九陰，是謂燭龍。」第285冊，第十七〈大荒北經〉，頁七右-左。

<sup>61</sup> 向柏松，《中國水崇拜》（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9），頁85。

<sup>62</sup> 王孝廉，《華夏諸神·水神卷》（臺北：雲龍出版社，2000），頁261。

<sup>63</sup> 劉惠萍，《伏羲神話傳說與信仰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2005），頁46。

<sup>64</sup> 苑利，《龍王信仰探祕》（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3），頁42：「印度龍王之進入中土後，龍王取代了功能不甚清晰的水神河伯。」書中引用宋·趙彥衛的《雲麓漫鈔》說法：「古祭水神曰河伯，自釋氏書入，中土有龍王之說，而河伯無聞矣。」足見河神信仰之演變情形。

<sup>65</sup> 《嶺南摭怪外傳·傘圓山傳》，《越南漢文小說叢刊》第二輯第一冊，神話傳說類，臺北：學生書

之代表，水精則為水族領袖，蛟龍只為其部屬身份而已，如此一來，蛟龍地位已下降至一般水族成員，而非河神江神。另外《桑滄偶錄》「瀆江」內容中也稱水中蛇為江神之子，因某人醉擊小蛇，連累長官因江神降罪而生疾病，此人得知原委後，義憤填膺地攜刀潛入水中，宰殺江中水族後還能平安地登岸返家，第二天蛟龍屍橫水面，而此人的長官亦得以病痊無恙<sup>66</sup>，此處也是將蛟龍視同水神部屬之一。這種將蛟與魚蝦鼈等水族同等比照的情形，在中國後世小說中亦頗多見，如明馮夢龍的〈旌陽宮鐵樹鎮妖〉：溺水士人因吞下火龍之卵，竟化為蛇身（或龍身）的火龍之子，即為後來的「孽龍」，率領著「蛟黨」、「蛟精」、「長蛇精」，又生養著一群蛟子蛟孫，成了當地妖異為害的水患禍亂之源<sup>67</sup>。此處的「孽龍」或可擴大稱之為蛟龍，但接下來所提到的「蛟黨」、「蛟精」或「蛟子蛟孫」等詞，明顯地可看出小說作者將蛟與龍分開看待，似乎蛟非龍屬成員，只能算是龍之部屬而已，此點正與越南後世的漢喃文獻記存觀點相同。

而中國文獻記載蛟龍的盛況階段，據吉成名研究之結果，當屬「戰國秦漢時期」，此時「人們對蛟龍津津樂道，演繹了許多有關蛟龍的傳說，是中國古代談論蛟龍最多的時期。」<sup>68</sup>，屬於中國「龍神崇拜」的龍文化階段<sup>69</sup>，但是到了「帝王崇拜」時，蛟龍在民俗信仰上的地位已逐漸低落。縱使是帝王感生神話中的蛟龍，蛟龍也僅為孕育帝王的象徵之物，一如吉成名在〈蛟龍考〉文中所提出蛟龍乃「交龍」圖案演繹的解釋：交尾的龍、雙龍之相交，例如伏羲和女媧<sup>70</sup>。故此期所謂的「蛟龍」，其圖像意味十足，著重在似蛇的龍屬神物之感生意義。透過越南的蛟龍入夢故事，可以得到感生神話的印證意義。

---

局，1992），頁 71-72。

<sup>66</sup> 《桑滄偶錄·瀆江》（《越南漢文小說叢刊》第一輯第七冊，筆記小說類，臺北：學生書局，1987），頁 198。

<sup>67</sup> 明·馮夢龍《警世通言》（臺北：里仁書局，1991），卷四十，頁 615。

<sup>68</sup> 吉成名，〈蛟龍考〉（《湘潭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02 年第 3 期），頁 77。

<sup>69</sup> 何星亮認為中國對龍的崇拜文化，歷經四階段：（一）伏羲氏、狩獵採集時代的「圖騰崇拜」；（二）神農氏、農業時代的「神靈崇拜」；（三）秦漢時代的「龍神崇拜」；（四）以及印度佛教傳入中國後的「帝王崇拜」。見〈中國龍文化的發展階段〉，《雲南社會科學》1999 年第 6 期，頁 57-64。

<sup>70</sup> 同註 65，文中提出「蛟龍係由交龍演繹而來」。

而從蛇到蛟的用字代換，或是蛇龍、蛟龍的語詞混用，中國與越南都有相同的演變歷程，例如華胥「感蛇而孕」生下蛇身人首的伏羲感生神話<sup>71</sup>，到了帝王感生神話，即成劉媪於大澤畔夢與蛟龍交，生下漢高祖劉邦的帝王感生神話<sup>72</sup>。將蛇代換成蛟龍，正符合中國龍文化信仰的發展歷程。越南漢喃文獻對蛇龍和蛟龍的記述演變亦有相同情況，例如《嶺南摭怪列傳·鴻厖氏傳》的「蛇龍」<sup>73</sup>到了《大越史記全書》書中即以「蛟龍」稱之，由此可知越南受到中國漢文化影響程度。

劉守華在〈關於龍母故事演變及其文化內涵〉文中認為「〈蛟子〉一篇又跨越神話的敘事形態，具備了後世民間幻想故事的特質，那就是神聖性的消褪與世俗性的增強。……民間文化中蛟卻是有別於神龍的水中精怪，後世進一步演化為孽龍，……」<sup>74</sup>劉守華研究民間龍母型故事所得之觀點，頗能說明蛟龍在不同文獻記載中的共通性，那就是蛟龍無疑相當具有現實世界中的自然生物之形象特徵，亦其世俗性十足，縱使被稱之為龍，龍屬之名並不會讓其顯得特別神聖，或許正如羅長山在〈試論越南龍文化的本源及其演變〉一文中，特別指出的中越「起源階段的文化本源差異」，認為越南的龍文化並非中國北方（主要是指漢族）的龍文化，因為兩者「既存在文化本源差異，又存在文化演變的交融內在因素」，所以中越民族是在「緊密交往」下的長久演化過程之後，才終成「越南民族向漢民族文化認同」的歷史定局，因此羅長山有反對所謂的「越南龍文化，其實源自古代中國北方中原民族是中國民族龍文化的派生。」論點<sup>75</sup>，本文介紹的越南蛟龍故事，正可對上述觀點提供一個有力的佐證依據。因此越南地處中國南方的區域位置，其多水鄉澤國的地理特徵，基於百越民族本有的崇蛇信仰<sup>76</sup>，以及深受中國崇龍意識的影響，而有

<sup>71</sup> 宋·羅泌《路史》（《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別史類，第383冊）卷十，〈後紀一·禪通紀·太昊祀上〉，頁383-72~383-73：「太昊伏羲氏……」伏羲感生神話中的華胥「感蛇而孕」生下蛇身人首的伏羲。

<sup>72</sup> 同註11，頁162：「高祖，沛豐邑中陽裏人，姓劉氏，字季。父曰太公，母曰劉媪。其先劉媪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太公往視，則見蛟龍於其上。已而有身，遂產高祖。」

<sup>73</sup> 同註17，頁31。

<sup>74</sup> 劉守華，〈關於龍母故事演變及其文化內涵〉，《荊州師專學報》社會科學版，1998年第3期，頁55-58。

<sup>75</sup> 羅長山，《越南傳統文化與民間文學》（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4），頁22。

<sup>76</sup> 宋馥香，〈閩越族蛇信仰的類型與意象解析〉，《閩江學院學報》，第29卷第1期（2008.2），頁18-23。

炎帝、卵生、龍君等種種民族神話傳說，以及相當富含越南原生文化、在地特質的蛟龍故事。

## 參考書目

- 《荀子》，《四部備要》子部第 342 冊，據嘉善謝氏本校刊，上海：中華書局，1936。
- 《道藏本南華經》，《中國子學名著集成》珍本初編第 55 冊，道家子部，臺北：中國學名集著成編印基金會，1966。
- 《管子》，《四部備要》子部第 438 冊，據明吳郡趙氏本校刊，上海：中華書局，1936。
- 《禮記》，《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81。
- 漢·司馬遷，《史記》，臺北：藝文印書館，2005。
- 東漢·許慎，《說文解字》，《四部備要》經部第 82 冊，據經韻樓原刻本校刊，上海：中華書局，1936。
- 魏·張揖，《廣雅》，《漢魏叢書》，臺大圖書館藏清光緒甲午湖南藝文書局校刊本。
- 晉·郭璞傳，《山海經》，《四部備要》史部第 285 冊，據郝氏遺書本校刊，上海：中華書局，1936。
- 東晉·干寶，《搜神記》，臺北：木鐸出版社，1985。
- 東晉·葛洪，《抱朴子》，《四部備要》子部第 420 冊，據平津館本校刊，上海：中華書局，1936。
- 北魏·酈道元，《水經注》，《文津閣四庫全書》，史部，地理類，第 573 冊，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
- 劉宋·范曄，《後漢書》，《四部備要》史部第 123 冊，據武英殿本校刊，上海：中華書局，1936。

- 劉宋·劉敬叔，《異苑》，《筆記小說大觀》十編，第一冊，臺北：新興書局，1975。
- 劉宋·劉義慶，《世說新語》，《四部備要》子部，據明刻本校刊，上海：中華書局，1936。
- 宋·李昉，《太平御覽》，《文津閣四庫全書》，子部，類書，第 902 冊，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
- 宋·李昉，《太平廣記》，臺北市：文史哲出版社，1987.5。
- 宋·羅泌，《路史》，《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 141，別史類，第 383 冊，臺北：臺灣商務出版社，1983。
- 明·曹學佺，《蜀中廣記》，《文津閣四庫全書》史部·地理類，第 591 冊，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
- 明·鄧志謨，《鐵樹記》，《古本小說集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 唐·柳宗元，《柳河東集》，《四部備要》集部，第 452 冊，據三徑藏書本校刊，上海：中華書局，1936。
- 唐·柳宗元，《龍城錄》，《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077 冊，臺北：臺灣商務出版社，1983。
- 唐·段成式，《酉陽雜俎》，《中國南海諸群島文獻彙編之一》，臺北：學生書局，1979。
- 唐·張鷟，《朝野僉載》，《中國文言小說百部經典》，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 唐·歐陽詢，《藝文類聚》，《文津閣四庫全書》子部·雜家類，第 888 冊，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
- 清·東軒主人《述異記》，《說庫》，第 54 冊，上海：文明書局，1925。
- 《北寧省嘉平縣各社神跡·東<sup>堯</sup>總朗吟社安峰門隘二村神跡》，越南社會科學院之漢喃研究院圖書館藏書，編號 AFa7/11。
- 《北寧省嘉平縣各社神蹟·錦舍社神蹟》，越南社會科學院之漢喃研究院圖書館藏書，AE.a7/10 AE.a7/11
- 《北寧風土雜記》，法國亞洲學會圖書館（Paris EFEO MF I.16 (A.425)）。
- 王孝廉，《華夏諸神·水神卷》，臺北：雲龍出版社，2000。

- 王劍，〈傳奇之作——讀裴鏞《傳奇·崔煒》〉，《山西教育學院學報》，2001年第4期，頁20-21。
- 吉成名，〈蛟龍考〉，《湘潭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02年第3期，頁77-79。
- 吉成名，〈龍抬頭節研究〉，《民俗研究》，1998年第4期，頁28-34。
- 吉成名，《中國崇龍習俗》，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2。
- 向柏松，《中國水崇拜》，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9。
- 何星亮，〈中國龍文化的發展階段〉，《雲南社會科學》，1999，第6期，頁57-64。
- 吳德盛，〈母道信仰文學〉，王三慶、陳益源主編，《2007東亞漢文學與民俗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樂學書局，2007。
- 宋馥香，〈閩越族蛇信仰的類型與意象解析〉，《閩江學院學報》，第29卷第1期（2008.2），頁18-23。
- 周曉薇，〈貶損了神聖光彩的龍王〉，《歷史月刊》第155期（2000.12），頁112-118。
- 苑利，《龍王信仰探祕》，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3。
- 陳昭吟，〈由正龍服飾圖案試探明清帝王對龍信仰的操作〉，《臺南女院學報》，第24期（2005.10），頁491-502。
- 陳益源，〈越南女神柳杏公主漢喃文獻考察〉，《成大中文學報》，第15期（2006.12），頁199-220。
- 陳荆和，《大越史記全書》，《東洋學文獻ヤンター叢刊》，第42輯，東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附屬東洋學文獻ヤンター刊行委員會，1986。
- 陳慶浩，〈越南傳說《越井傳》和唐人小說《崔煒》的比較研究及其引發之相關問題〉，收入《中國神話與傳說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漢學研究中心叢刊論著類第5種，1996，頁399-411。
- 陳慶浩、王三慶等編，《越南漢文小說叢刊》第一輯，臺灣學生書局，1987。
- 陳慶浩、鄭阿財等編，《越南漢文小說叢刊》第二輯，臺灣學生書局，1992。
- 湯克勤，〈《崔煒》最早有關客家先民的小說〉，《嘉應學院學報》，第23卷第2期（2005），頁65-67。
- 黃建淳，〈試析西周人與龍鳳合雕的象生玉器〉，《淡江史學》第17期（2006.8），

頁 1-24。

黃瑩，〈中越古代小說《越井傳》與《崔煒》比較〉，《東南亞縱橫》，2008 年第 4 期，頁 74-77。

楊琇綠，〈龍文化新探〉，《人文學報》第 5 卷第 24 期（2000.8），頁 99-113。

聞一多，《聞一多全集》，民國叢書第三編，上海：上海書店，1991。

劉守華，〈關於龍母故事演變及其文化內涵〉，《荊州師專學報》社會科學版，1998 年第 3 期，頁 55-58。

羅長山，《越南傳統文化與民間文學》，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4。

蘇啓明，〈龍源龍象與龍文化〉，《國立歷史博物館館刊》，第 10 卷第 1 期（2000.1），頁 5-14。

